



龙人作品集·奇功异学系列

独战天涯

龍人 著

肆

龙人著

独战天涯

卷四

奇功异学系列

人 物 介 绍

韩小铮：命中注定闯荡天涯的少年，因自幼父亲离家出走，与母相依为命，混迹市井，成为一个人见人厌的市井流氓，后却因一件意外之事，使他卷入奸险狡诈的江湖之中，从而习得绝世武功，后得神秘人物与几位佳人相助，在布满坎坷的天涯战路之上终将几股邪恶势力的阴谋粉碎。

叶 刺：无涯教无飘堂堂主，因被奸人陷害，隐匿于江湖，临死传技于韩小铮之人。

伏 仰：无涯教无解堂堂主，被人离间与好友叶刺反目，从而离开无涯教，后来十几年间潜入江湖一个邪恶组织，伺机倾覆这股邪恶力量，最终如愿以偿。

左之涯：富绅左长笑之子，因迷恋青楼女子，被其父逼迫与人成亲，从而引出许多事端，后与韩小铮一起身陷魔窟，但其天生命犯桃花，再次被人逼迫成亲，从而也因祸得福，习得绝世武功“天机神功”。

墨 羽：无涯教前任教主长徒，因与师弟争夺教主之位，盗取少林“洗髓心经”，被少林高僧震碎心脉，武功尽失，从而任无涯教监察一职，后来才知一

切都是师弟早有预谋，含恨隐迹江湖。

阿 芸：叶刺之女，韩小铮童年女友，因家逢变故，危急中被人救走，下落不明，韩小铮闯荡江湖，皆因寻她之故。

段如烟：出身官宦之家，遭蒙大难，悲苦无依，蒙邪恶组织所救，与韩小铮结下合体之缘，后叛出组织，并与韩小铮倾心相爱。

夏 雨：人称“千心娇娃”，足智多谋，奉圣命潜入江湖，铲除欲倾覆朝廷的邪恶力量，后得偿所愿，亦成为韩小铮的红颜知己。

慕容小容：慕容世家的千金小姐，背父闯荡江湖，身陷魔窟，从而因祸得福，非但习得高深武功，亦与左之涯结成美满姻缘。

神 手：邪恶组织“忘忧宫”官主，当今六王爷，天下间惟一以魔功为本习成无上佛学之人，然而他却暗中培植势力，设下种种阴谋，谋夺皇位。

吕一海：无涯教无风堂堂主，阴险狡诈，明里被无涯教除名，暗里潜藏隐伏，为教主效命，曾易容成左长笑，占其妻、得其子，最后被韩小铮所杀。

宋 米：无涯教教主，为人奸诈，心机深沉，以卑鄙手段得到教主之位，欲使无涯教成为纵横天下、武运长久的“武国”，最后阴谋败露幻灭，死于被他所害的师兄之手。

目 录

第一章	无惊堂主-----	1
第二章	空洞之感-----	16
第三章	临阵入魔-----	31
第四章	武林一绝-----	46
第五章	王府风云-----	60
第六章	山野枪王-----	76
第七章	尔奸我诈-----	92
第八章	柔情缕缕-----	108
第九章	忘忆杀手-----	120
第十章	凄惨童年-----	140

第一章 无惊堂主

乐不支、毕凌风及削瘦如刀之人见了这三个人，立即迎上前去，乐不支与削瘦如刀之人同时道：“上使辛苦了。”

而毕凌风则道：“司空先生辛苦了。”

莫非他就是“两面三刀”司空笑？

铜面之人还礼道：“三位多礼了，此乃我司空笑份内之事。”果然是司空笑！

这时，“天迷花旦”、花秋池等人也上前问候，司空笑只是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他在“无涯教”内身份特殊，不属于任何一个分堂，而是直接由教主约束，经常代表教主出席下面各种比较重大的场合。比如这次卜说祭奠之礼，便是由司空笑代教主前来。司空笑级别相当于副教主，所以乐不支等人对他极为尊重。

难怪他对“天迷花旦”这样的教众并认真应付。

“天迷花旦”、“孤独末”他们几个虽然与“糊涂武生”以兄弟相称，但在教中职务却是低上一截的。

司空笑与他们一道回到大厅中，此时祭奠方正式开

始，自然有司仪仰扬顿挫地讲话，然后他宣布接下来要宣念教主为堂主写的祭文。

司空笑从怀中掏出一卷纸来，交给司仪。

司仪恭敬地接过，慢慢展开，借着烛火开始大声地宣读：“吾闻卜说兄弟丧亡三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司空笑具时以之祭奠，告汝之灵……”

众人默然肃立，恭听教主之祭文。卜说在“无涯教”中人缘极好，所以人人心中俱是哀伤之情，都渐渐地沉浸于祭文所描述出来的悲凄之境中。

突然，司仪的声音中止了！

众人起先还以为是司仪暂时歇气，但待了少顷，仍不见声音，大家本是微垂的头全都向司仪看去！

这么一看，使厅内之人吓了一跳！只见司仪的右手用力按着自己的胸口，他的脸上竟已呈淡绿之色！已痛苦地扭作一团！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司仪眼中闪过一种痛苦、绝望的死灰色，然后便如朽木般向后倒去！

△ △ △

△ △ △

△ △ △

与这名司仪站得最近的是花秋池，他见司仪突然倒

去，便有心要在“上使”司空笑面前露一手，立即将身一纵，飞射而出，在司仪即将落地之前一把拉住了他！

他的身法的确够快，一把拉住之后，他便借力一带，司仪便重新“站”了起来。

但花秋池赫然发现司仪已气绝身亡！

一怔之下，他突然觉得自己拉着司仪的那只手臂一阵麻痒！

一道亮光从他的心头闪过：不好，有毒！

事实上他如此想时便已开口大声呼叫了，让他惊骇欲绝的是他开口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似乎他只是只是张了张嘴而已！

花秋池的脸上顿生恐惧之色！他心知不妙，一咬牙，“呛”地一声，拔出剑来，挥剑便向自己的左臂砍去！

他希望这样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可就在他的剑即将斩落自己的左臂时，一道亮光闪过，“当”地一声响，已将花秋池手中之剑撞飞！

撞飞花秋池手中之剑的是一把刀，刀正是由那个削瘦如刀之中年人发出的！

他挥出刀的同时大叫一声：“秋儿，你要干什么？”

原来他便是花秋池的父亲花昔，亦即无惊堂堂主。

花秋池的剑被磕飞之后，他的脑中有了那么极短的空洞，然后便是无边的绝望！

最后一点希望被他自己的父亲断送了！

他望着花昔，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然后，他便看到众人的脸上又重新起了那种惊骇之色！

虽然花秋池看不见自己的脸，但他想象得出自己的脸此时一定与司仪一般变成淡绿色了，所以众人才如此惊骇欲绝！

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了他们向这边掠来，然后另一个人影又从一侧拦截过去！……之后的事，花秋池已分不清了，不但他视线已乱了，连他的思维也已碎作一团了。

他觉得自己的身躯开始如羽毛一样飘了起来，飘了起来……然后，他便这样进入了一个无知无觉的世界！

花秋池最后的感觉是正确的，他的父亲看到他脸上令人心惊的变化后，立即不顾一切地向他这边飞掠过来！

而突然从一侧拦截而出的人则是“凌风楼”楼主毕凌风！

花昔被迫停了下来，他极为愤怒地看着毕凌风，嘶声道：“为何拦我？”

就在他说此话时，他的儿子已“咚”地一声，重重摔在地上！这让花昔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机！

又有几个人想要上前扶花秋池。

毕凌风大喝一声：“不要去送死！”

花昔脸色铁青，以嘶哑如兽般的声音道：“让开！”

他的眼神更是如刀削般锋利！

毕凌风一动不动：“花兄弟，你必须冷静下来！方才你不该以刀撞飞令郎的剑，否则他不会死！”

“他本来就没有死！”花昔大叫一声，声音大得惊人！

毕凌风缓缓地道：“你如此大声呼叫，说明你自己心中也没有底，便想以此来压回自己心中的恐惧！好，如果你一意孤行，我便不再拦你！”

说罢，他果然侧身让开！

花昔狠狠地扫了他一眼，向倒地花秋池奔去！

毕凌风冷冷地道：“如果你不想让你儿子白白送死的话，就不要去碰他的身躯！”

此时，花昔的手几乎已经挨着了花秋池的身体，听了毕凌风的话之后，他的手便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般，停留于空中了！

谁都可以看出此时花秋池的的确确是死了！

花昔的手开始颤抖，越抖越剧烈，到后来几乎如同秋天里的寒叶一般！

此时，他已与任何一个丧子之父没什么两样了！他蹲在地上，泪如雨洒！七尺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又有几个人能忍受如此痛苦？

他已知道毕凌风所言是真的，如果他不飞刀击飞花秋池手中之剑，很有可能花秋池自斩手臂之后，可以阻止毒性的蔓延，从而保全性命！虽然他本是好意阻止自己儿子那莫名的举动——那时他还不知花秋池已中了毒，但他儿子的死毕竟与他的举动有关！

还有比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自己亲生儿子的死亡更让人痛苦不堪的事吗？

花昔的脸上因为内心的痛苦，而变得如同一把扭作一团的刀了。

毕凌风走近花昔，低沉地道：“花兄，此事大有蹊跷，想必凶手仍在大厅之内，花兄请节哀顺便，擒拿凶手要紧！”

一闻此言，花昔霍然起身，拔出已射入地上的刀，将身形挺得笔直！

他的眼中闪动着冷森之气，便如一把充满杀气的刀！

乐不支道：“我三弟精通毒术，不妨让他看一

看！”

众人便将目光全投向了“花净”。

花净点了点头，向几乎是并排躺着的两具尸体走去。

大厅内顿时静了下来，谁也不曾料到前一位死者尚未送走，竟又多添了两位！

“花净”蹲下身来，细细查看，他的眉头开始皱了起来，而且越皱越紧。忽然他直起腰来，从怀中掏出一只鹿皮手套来，小心翼翼地戴上，又取出一只极小的盒子，从中拿出一根银针来，又蹲下身去。

司空笑忽然对花昔道：“花堂主，我已知凶手是谁了！”他的神色极为神秘，眼光有意无意地扫了乐不支一眼。

花昔神色一变：“谁？”

司空笑道：“你附耳过来！”

花昔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之色，但他还是附过耳来。

司空笑将声音压得极低：“凶手便是……便是我！”

花昔一愕。

便在他如此一愕之时，“两面三刀”司空笑已闪电般挥出右手，掌心内扣了一枚锋利的小锥子，向花昔的腹部扎去！

如此变故太出人意料之外！待花昔反应过来时，已是来不及了，他的腹部顿时一阵冰凉，司空笑的小锥子已完全没入了花昔的腹部！

先是冰凉，接着是胀疼，然后是麻痒！这便是花昔的感觉！

许多双眼睛目睹了这惊人的一幕，但他们一时回不过神来，因为一切都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

司空笑长笑道：“现在你总不能一刀将肚子剖开吧？我告诉你，你身上也中了与你儿子一样的毒！”

花昔的脸果真开始泛出淡绿之色！他张了张嘴，伸手想去拔刀，刀身只拔出一半，便已气绝身亡！

乐不支大叫道：“他一定不是真正的司空笑！”

“司空笑”道：“不错！我不是司空笑！而是麻七！我拿出的祭文上已沾有巨毒！”言罢，他得意地长笑了！

麻七，江湖中极负盛名的杀手，不仅武功高强，而且杀人手法诡异多变，人称“生死不由天”，因为被他定为目标的人，生死之权似乎便由麻七来操纵了！麻七在五年前杀了辽东“天估镖局”的总镖头之后，便突然销声匿迹了，没想到今日会在这儿出现！

毕凌风皱起了眉：“生死不由天的麻七？不知这一次，你背后的人又是谁？”

麻七笑道：“毕楼主见多识广，应该听说过我的规矩，在我没有杀了该杀的人之前，是不会说出主子的！”

毕凌风冷笑道：“难道你还想活着走出这儿吗？”

麻七道：“为什么不想？我麻七不想呆的地方，谁也别想留下！毕楼主，你本非‘无涯教’之人，为何要插上一足？如果你现在便走，我绝对不为难你！”

毕凌风道：“如果我信了你的话，那么我就是傻瓜了。即使现在你会放过我，将来又怎么会允许一个知道这个阴谋的人活在世上呢？何况，今天你们三人孤身深入，如果我们还不能你们的人头来祭卜堂主的亡灵，那岂不是被江湖朋友所不齿？”

麻七抚掌道：“说得好！可惜太聪明的人往往总是命不长！”

乐不支再也按捺不住，怪吼一声：“牛神鬼蛇也想搅起大浪？”其他“梨园四怪”听他如此一喝，纷纷拔出兵器！

毕凌风忙道：“杀鸡焉用牛刀？乐兄弟切莫出手，还是由我为你打个头阵！”

他知道“梨园五怪”已受了内伤，短短一天时间，根本恢复不了多少，与麻七相搏，一定会吃亏，而且他自忖与麻七相比，一定能占上风。

毕竟，“瘦燕凌风共一醉”不是叫着玩的。

不料麻七却道：“你以为我们来此是同诸位叙旧的
吗？谁有那么多闲工夫与你们一个一个比划下来？”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突然一沉：“今天所有在场的人，全都得死！”

“绝丑”与乐不支同时大笑起来！他们没有理由不笑，这儿有他们“无涯教”数百号人，而麻七居然想杀绝所有的人！这岂非好笑得很？

麻七神色平静得很，他突然双掌互击，“啪啪啪”三声脆响！

乐不支、毕凌风诸人不由一愣，不知麻七是何用意。

倏地，大厅之外响起惨叫之声！而且不止一人，此起彼伏，接二连三！

众人神色大变！

唯有麻七脸露得意之色，他身侧的人一个戴着压得低低的斗笠，也看不清脸面，另一个则是神色极为平常，似乎没有感觉到任何事情的发生。

一个“无涯教”弟子飞身而进，甚至已顾不上施礼，便急忙道：“报！外面突然出现二百名身份不明之人，武功高强，猝不及防之下，兄弟们已死伤近半！”

乐不支大吼道：“胡说！”

其实，他知道此人所言一定不假，只是他不愿相信而已！

毕凌风远比乐不支要沉着冷静，他道：“乐兄弟，快下令让这儿的百余名兄弟去厅外支援！”

乐不支猛然醒悟过来，喝道：“还不速去！”

这一百多人都是在“无涯教”中有一定职位的人，武功自然比外面的数百人要高明些，想必他们加入到外边的战局里，至少应该不会落于下风！

如此一来，留在厅内的只有毕凌风、“梨园五怪”及无惊堂、无猜堂各一名副堂主。

毕凌风心中略一思忖：“自己与麻七可以相抗衡，‘梨园五怪’虽然受了内伤，但对付那个头戴斗笠之人，应该可以抵挡一阵，而两位副堂主联手与剩下的那人交锋，估计也不会吃亏。”

如此思忖，却不是很有底，因为除了对麻七的武功有些了解之外，剩下的二位他根本不知对方的底子。但既然他们三人中以麻七为主，那么其余二个人的武功一般不会在麻七之上。

所以，自己这边还是有一定胜算。

如此一想，他暗暗舒了一口气，虽然他不是“无涯教”的人，但他与乐不支的私交甚厚，而且“无涯教”与“凌风楼”也一向关系甚好，所以今日的局面，无形

中他倒成了指挥大局之人物。

大厅之外，厮杀之声不绝于耳，金铁交鸣之声与呼喝惨叫之声密织如网，听者莫不心动！

而大厅之内，却有了一种寂静，一种带有肃杀意味的寂静。

这种寂静，往往是残酷杀戮的前兆。

厅外的声音似乎成了这种寂寞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这种寂静肃穆显得格外的惊心动魄！

透过窗纸，可以隐约看到外面有眩目的银白色在飞舞、跳跃；有红色在抛洒、标射！

银白色的，是刀光、剑影！

红色的，是热血！

倒下的便静静地躺着了，而站着的就永不停歇地厮杀着！数百人的混战之中，谁都有可能死！当你的刀扎进别人的胸口时，你听到的长刃饮血的声音可能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你们自己的体内，因为在这同时，已有一把剑将你洞穿！

死亡，似乎成了一种游戏，一种犹如“击鼓传花”的游戏。在鼓声未停时，每一个人都害怕那束花传到自己身上，当花一至自己手中时，又立刻欲以最快的速度强加于别人！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想，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